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9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82
主 编 / 刘 硕 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桥 · 小姐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70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JELLY SACHS 1966
ETTY H. WHITE 1973
JOHN JOHNSON 1974
ADAM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TOR ALLEN ANDRE 1977
JEROME K. JEROME 1978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JOSEPH BRODSKY 1984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南斯拉夫] 安德里奇 / 著

高 韧 郑恩波 文美惠 / 译

Literary Prize Winners

Classical Works Of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HERBERT 1945
主 编 / 刘 硕 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桥 · 小姐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JELLY SACHS 1966
ETRUCK WHITE 1973
WILLIAM JOHNSON 1974
HAROLD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XANDRE 1977
JAMES HEWLETT 1978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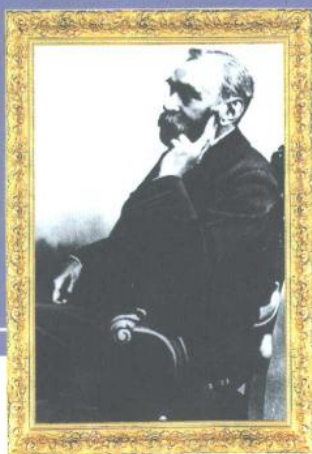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南斯拉夫] 安德里奇 / 著

高 韧 郑思波 文美惠 / 译

漓江出版社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



ISBN 7-5407-2681-4



ISBN 7-5407-2681-4/I · 1613
全套定价 (74册) : 4980.00 元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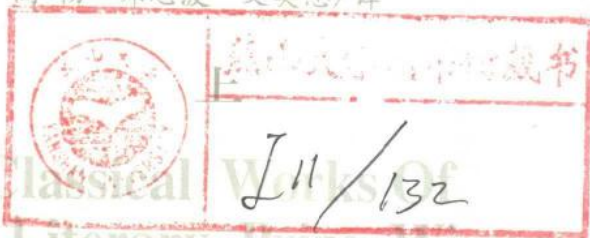
主编 / 刘硕良

桥 · 小姐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南斯拉夫] 安德里奇 / 著

高 韧 郑思波 文美惠 / 译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0385581

漓江出版社

85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 / 刘硕良

桥 · 小姐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南斯拉夫] 安德里奇 / 著

高 勃 郑思波 文美惠 / 译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I11/132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0385586

漓江出版社

-90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世界性的荣誉属于他

郑恩波

波斯尼亚和原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因为有了伊沃·安德里奇卓异的创作成果，而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和荣誉。尽管安德里奇的作品反映的是波斯尼亚人民的生活，但是，他那强而有力的笔，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狭小的地区范围。他以多彩多姿、精美动人的画面和震撼人心、净人魂灵的戏剧性，使一个弱小民族的文学，得意洋洋地跨入先进发达的民族文学之林。

1892年10月9日，安德里奇生于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不得不跟着母亲一起到了姑母家，在维舍格勒城读了小学。架设在该城旁侧德里纳河上的十一孔大桥和塞毕河上的桥的种种传说和故事，在幼小的安德里奇的心灵深处，播下了民间文学的种子。小说《桥》（1945）开头几章里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安德里奇童年时代就铭刻在心。因此，后来他在读者面前才矗起了一系列富有立体感的雕像。

安德里奇在萨拉热窝读中学时，家境非常困难，莫要说买

不了像样儿的衣服和鞋帽，就连教科书也买不起，只能借别人用过的旧教科书读。著名的短篇小说《书》和《孩子》，就是作家自己中学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这时起，安德里奇就和呻吟在奥匈帝国铁蹄下的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他担任过塞尔维亚进步学生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在1914年的一篇日记中，安德里奇为尤基奇暗杀楚瓦依的事件而欢呼：“这是何等地好啊！我预感到伟大的事业就要开始了。勇敢的热血在沸腾。在燃烧。”

那年夏天，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安德里奇被捕入狱，之后又被流放到泽尼查附近的奥乌恰莱沃。安德里奇目睹并经受了人间的种种苦难。后来，他根据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写出了被人们称为“安德里奇的艺术精髓”的长篇小说《罪恶的牢狱》，把土耳其侵略者的牢狱揭露得淋漓尽致。

1918年，安德里奇获释后担任了《文学南方》等刊物的编辑，发表了一大批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积极地为民族的解放和自由而英勇奋斗。

从1920年到1941年的二十一年间，安德里奇曾两次在国家外交部任职，先后到罗马、布加勒斯特、的里亚斯特、格拉茨、柏林等地任过领事或大使。然而，身为高级外交官的安德里奇，一天也未停止文学活动。他一生中半数以上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如果没有这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后来就不可能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里奇同南斯拉夫帝国政府和外国占领者当局发生任何联系，专心致志地从事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今天特殊的形势下，我不愿意也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管是新作品，还是先前

发表的旧作品，一律都不愿意拿出来出版。”又说：“从感情和抉择上来说，我站在人民及其进行的解放斗争一边。”

安德里奇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来了南斯拉夫的解放，他立刻将《桥》和《小姐》两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交给了贝尔格莱德的出版机关。不到半年，前者就和广大读者见了面。不久，《小姐》和《特拉夫尼克纪事》两部长篇也问世了。在以后的年代里，他还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文学随笔和文艺评论，而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罪恶的牢狱》，在艺术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安德里奇逝世以后，有十七卷的文集出版，成为南斯拉夫文坛的盛事。

《桥》是安德里奇的代表作，因为作家在这部小说里以“史诗般的力量”，十分成功地反映了“自己国家历史中的事实和命运”，作为“小说艺术大师”^①，荣获了196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安德里奇便作为原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的作家、巴尔干半岛诸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荣载史册。三十多年来，这部“在现代文学中，在达到了高峰水平的小说林里占有最重要位置”^②的小说，先后被译成了四十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发行，成为当代世界文坛上最走红的作品之一。世界许多著名的评论家都给予这部作品以极高的评价：

① 1961年12月6日瑞典科学院院士安德斯·奥斯特林就安德里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发表的贺词。

② 斯威尔·马奈斯兰：《挪威文学批评中的安德里奇》。

“这是一部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①

“这是一部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②

“安德里奇完全可以站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显克维奇这样一些斯拉夫作家的行列中。”^③

“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世以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安德里奇这样一个刻画人物的能工巧匠。”^④

“安德里奇完全可以与荷马相媲美。”^⑤

《桥》受到如此多赞誉，是和它的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分不开的。这部小说以德里纳河上的一座大桥为主线，通过它的兴亡史和一连串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巧妙而生动地概括了波斯尼亚^⑥自十五世纪中叶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

① 埃普斯特·爱·雅诺什为自己译的《桥》德文本所作的序言。

② 1961年10月18日《新法兰克福报》。

③ 《挪威文学批评中的安德里奇》。

④ 1961年12月9日《北德评论报》。

⑤ 美国作家瓦萨·得·米哈依洛维奇专著《英文领域里的伊沃·安德里奇的小说〈桥〉》。

⑥ 波斯尼亚是中世纪南部斯拉夫人中最强大的国家。1463年，奥斯曼土耳其在这里建立了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黑塞哥维那一起成为南斯拉夫的一个共和国。

开始，到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大约四百五十年的历史，准确地反映了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实地展示了各阶层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热情地讴歌了坚强的波斯尼亚人民勇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精神。

古往今来，世界上出现的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它们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对一个国家某一段历史，做出真实的描绘与概括。然而，多数作品所描写的时间跨度一般只有几年、十几年，最多也超不过一百年。像《桥》这样一部仅用二十几万字的篇幅，就概括了一个国家四百五十年历史的小说，不要说在南斯拉夫，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桥》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如此之长，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只写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人和事。事实上，它既准确地概括了几个世纪以来维舍格勒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例如1463年野蛮的奥斯曼土耳其占领波斯尼亚，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发动数次入侵，奥土之间的频繁战争，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斐迪南被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等），也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面，成功地塑造了几十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小说涉及的历史事件如此之浩繁，描写的人物如此之众多，却并没给读者留下支离破碎、东凑西拼的印象；相反，我们倒觉得作品前后浑然一体，互相关联。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完美的艺术效果，作者新奇巧妙的艺术构思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作者构思的过程中，左右全局的是对德里纳河上的桥以及桥上的“城门”的调度与使用。小说第一章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小城居民生活和这座大桥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经常不断的密切联系。他们两者的命运是这样彼此交织在一起，使你不

会考虑也不可能提出把他们截然分开的问题。因此，关于大桥的诞生及其命运的故事，同时也就是关于小城及其世代代居民生活的故事。所以，在小城的故事里就贯穿着这座十一孔大石桥及其中央宛若王冠般的‘城门’这条主线。”读完小说的全部章节，便会晓得，这段话道出了作者构思这部作品的秘密：大桥是维舍格勒人永恒的思想，大桥是作者美学思想的象征，大桥是串联小说全部内容的纽带或轴心，大桥是贯穿全书的主人公。首先，大桥是人民苦难的目击者：它亲眼看到波斯尼亚儿童像羔羊一样被土耳其侵略者送往异国他乡充当“血贡”，它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乡民像小鸡一样被抓到工地上服苦役，它亲眼看到忠贞柔美的犹太女人罗蒂卡一步一步走上绝径。它是侵略者屠杀波斯尼亚人民的刑场：民工拉迪萨夫，士兵费东，无辜的苦行僧，都在这里被处以死刑。它是波斯尼亚风土人情的展览台：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赏月，青年男女在这里谈情说爱，嬉闹歌唱，辩论人生的意义，探讨革命的真理。总之，这座大桥好似一个大舞台，它可以把同一历史时期的人与事，相隔几百年的时政人情统统都串联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它不愧是反映波斯尼亚历史的万花筒或多棱镜。有了这样一个万花筒或多棱镜，作者便可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随心取舍，自由驰骋。不管任何人物或事件，只要能够与大桥联系起来，皆可纳入作者构思的轨道。这就使得小说的跨度异常浩大，头绪极为繁多。但它绝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小说，因为它有具体的生动的艺术形象。《桥》是长篇小说的新样式，它是一部用小说形式写成的关于波斯尼亚人民的苦难与斗争的史诗。安德里奇在较短的篇幅里，以大桥作媒介，通过独特而精巧的艺术构思，成功地创作了一部容纳四百五十年历

史内容的小说，委实是一种崭新的创造。这一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作家，总是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共进。安德里奇非但是人民历史的艺术编撰者，而且还是勇于直面人生、关心社会风貌及伦理道德演变的时代先驱者。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小姐》是很有代表性的力作。此作也发表于1945年，几乎是在创作《桥》和《特拉夫尼克纪事》两部历史题材小说的同时脱稿的。同上述的两部小说相反，这部《小姐》反映的是现实生活里的重要问题。主人公是一位孤独而贪婪的女高利贷者，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尽量快、尽量多地发财。在她的全部生活里，金钱是绝对高于一切的。作者采取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深刻而冷峻地剖析了这位发疯追逐金钱的小姐，通过对这个全书的中心人物的刻画与分析，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金钱社会里富有者的荒诞与劣根性，挖掘出产生道德堕落的毒根。南斯拉夫解放以前，安德里奇长期担任帝国政府的外交官，并没有直接受到共产党人的思想影响，但凭一个公民的良知良能，却看透了在帝国统治下金钱的罪恶，并对其予以发人深省的剖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小说所提出的问题，具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仍不愧为一部可以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们情操的杰作。叙述的自然从容，人物心理描写的纤细入情，结构的精巧紧凑，层次的清晰精微，均显示出作家艺术技巧的娴熟。

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安德里奇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字数上来看，占全部作品的一多半。由于篇幅所限，在这个集子里，我们只能选一篇纯心理小说《书》和一篇童话体小说《阿丝卡和狼》。

《书》作为名篇佳作，四十多年来被选入数十种文选和教科书中。小说的妙处在于写出了一种奇特的恐惧。一个连教科书都买不起的穷孩子，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一本酷爱的书。由于激动和不慎，让书掉在地上摔坏了。于是，这个穷孩子便在极度的恐惧中，熬过了有生以来最难受、最忐忑的一段时光。作家以饱蘸苦泪的笔触，怀着最诚挚的人道主义感情，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地“叙写了这一长久而巨大的恐惧的简短历史”。一开篇作者就向读者阐明：“这一恐惧同使人们为了存在和争取财产、较好的生活、地位、荣誉和优先的权势，争取获得、保护、扩大财富而进行斗争，从而产生的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惊慌失措、忐忑不安没有联系。这里要说的是另外一种恐惧，是那样一种难以解释的、纯洁的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现象面前所感受到的恐惧。”这一恐惧让作者写透了，写绝了。这里既无作者为穷苦大众打抱不平的政治宣言，也无如何同情、理解贫寒子弟的自我表白。然而，他与家境清寒的学生心心相印之情，却深深地震撼了读者的心。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契诃夫笔下小人物那种凄苦命运和悲哀心理的影子，在这篇《书》中是清晰可见的。任何事情，过分夸张就会失去真实性。穷学生把书弄坏了，他害怕被图书馆员发现，于是便想尽办法要闯过这一关。此事放在不高明的作者手里，很可能被描写成这个样子：图书馆员吹胡子瞪眼，穷学生心惊胆战。图书馆员大加训斥穷学生，并对其罚款若干。如果这样描写，学生被罚了款，恐惧也就结束了。可是，高明的安德里奇却不如此简单处理。他让穷学生侥幸地过了关。然而，过关之后却要继续被恐惧所煎熬，而且这种煎熬将是无穷期的。可怜的孩子将继续日夜不安，提心吊胆。“他会不会自杀？”也许读者会这样地为主人公

的命运担心。这就是作品的余音绕梁之美。这就是安德里奇超群脱俗之所在。

《书》的篇幅并不长，但它却能代表作家的艺术特色：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都是异常地朴素自然，从容不迫。

童话体小说《阿斯卡和狼》历来都受到安德里奇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因为它集中地阐释了安德里奇的艺术观。表面上它讲的是一个迷了路的小羊羔如何从饿狼口中脱险的故事，可是小说最后的一段却向读者交待了全文的真正思想：“许多年过去了，今天，她的那部著名的反映艺术和坚强的斗争意志战胜一切邪恶以及死亡的舞剧还在上演着。”是的，艺术和坚强的斗争意志战胜一切邪恶以及死亡——这才是《阿斯卡和狼》的真正思想蕴涵。

安德里奇创作的旺盛时期是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是原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年代，那是西方各种文艺思想猛烈冲击南斯拉夫文艺界的混乱年代。安德里奇不惧客观压力，坚持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在《同高亚的谈话》这部经典性的名著里，进一步深入地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看法。

安德里奇认为，艺术与生活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质世界赋予艺术家创造崭新作品的生活，这种崭新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和永世长存的意义。艺术家只反映具有普遍的深远意义的生活现象。存在于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人的手和脑创造出来的。

安德里奇提出，艺术总要向个人、集体和人类的生活展示出未来的远景，而未来又总是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阐明：“只是那些没有文化教养、不懂事理的人，才说过去的事是死亡的，是用不可逾越的墙把自己与今日的事情隔离开。真

理恰恰相反，人们从前思考的、感觉的和所做的一切，都不可分割地与我们今天思考的、感觉的和所做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将科学的真理之光投到从前的事件中，那是要为今日的事情服务。”“艺术的目的是要把从前、现在、今日连结起来，把生活的对立面连结起来。”艺术的目的存在于“空间和时间里，存在于精神中”。

在安德里奇看来，艺术家是真理的报告员，而他的作品则是对人类历史复杂情况的阐述与囑告，艺术家是在“活跃、开拓、建设生活的复杂任务中劳作的无数个精工巧手中的一员”。在描述自己的创作活动时，安德里奇又说：“我迈出的任何一步也不能归还自己，只能像干木材和冷却的金属一样，为克服人的弱点、健全人的伟大事业服务……”

安德里奇坚决反对作品的形式主义。他说：“完美的表达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安德里奇的这些艺术见解，不要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于在血与火中飘摇的南斯拉夫文艺工作者来说，是光辉灿烂的灯塔，就是在今天，对于日趋走向混沌的南斯拉夫乃至整个东欧文坛，也具有驱魔除妖的伟大力量。安德里奇不愧是南斯拉夫进步文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将永远地活在人民的心中。

安德里奇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和全体中国人民非常敬爱的朋友，他对中华大地、东方文化、鲁迅先生，以及我国领导人怀有极为深厚而诚挚的感情。1956年10月，他率领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了我国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回国后写了长篇文章《相会在中国》，在南斯拉夫最有声望的《战斗报》上连载。这是一篇中南文学之交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这篇文章里，安德里奇用朴素无华的语言，真切自

然地讲述了他在中国解放刚刚七年的中国所见到的令人着迷的人和事，表达了对新中国的厚谊。他情深意长地说：“怎么也看不够。我们不晓得那种渊源来自何处，不能察明生活全部关系，使我们大为着迷的现象之美，犹如愈来愈能唤起更大欲望的传奇故事一般令人百看不厌。”安德里奇赞美鲁迅先生“整个一生都是为争取摆脱外来束缚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一生，同时也是为争取从僵死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为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的联系而斗争”的一生。他还别有见地地指出：“鲁迅的风格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东西的基础之上的。”安德里奇这篇文章是南斯拉夫文学界对鲁迅先生最早的评价。远在三十七年前，安德里奇就能站在时代前进、变革的潮流前端，对鲁迅先生给予如此中肯的评价，委实难能可贵。还需指出：安德里奇当过几十年外交官，周游许多国家，写了不少国际题材的散文、游记，可是选入他的十七卷文集中的文章并不多。然而，他却十分珍惜、厚爱这篇《相会在中国》，将它编入第十卷文集中，并在文后注解中对鲁迅先生进一步做了评价：“鲁迅是中国当代进步文学的始祖。”可见他对华的感情是何等地深沉而热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日记中详细地记下了同周恩来总理相识的情景，并称赞毛泽东主席是“带着和善的老者面容的非凡人物”。我们知道，南斯拉夫作家一般是不愿意评介政界人物的，安德里奇尤其是如此。可是，三十多年前，在当时国际舞台上那样一种电闪雷鸣下面，安德里奇却能如此大胆地、真诚地倾吐自己的心声，毫无顾忌地将日记和文章保留下来，甚至在逝世前的四个月，还拖着虚弱多病之躯，参观了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作为一生社会活动的结束。这种坦荡的胸